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71-7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508

Hans汉斯

批判“确定性”：庄子与休谟的怀疑论路径比较研究

杨禹佳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4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4日

摘　要

本文所做的研究旨在深入比较庄子与休谟怀疑论路径，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二者在解构“确定性”方面的思想。研究发现，庄子以“道”为核心，借由对语言的批判及“心斋”“沉默”的方式解构确定性；休谟则基于经验主义原则，通过对因果关系怀疑及对自我观念限定来达成。二者均挑战传统认知，但在理论归宿与对真理态度上存在差异。本研究旨在为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丰富怀疑论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

庄子，休谟，怀疑论，解构，确定性

Deconstructing Certainty: A Comparative Inquiry into the Skeptical Paths of Zhuangzi and David Hume

Yujia Ya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October 2, 2026; accepted: October 24,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4,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conduct an in-depth comparison of the skeptical approaches of Zhuangzi and David Hume. Employing primarily the method of textual and documentary research,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how both thinkers deconstruct “certainty.” The study finds that Zhuangzi, centered

文章引用: 杨禹佳. 批判“确定性”: 庄子与休谟的怀疑论路径比较研究[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71-78.
DOI: 10.12677/acpp.2026.1511508

on the concept of the Dao, deconstructs certainty through a critique of language and through practices such as "the fasting of the mind" (xīn zhāi) and silence. Hume, on the other hand, grounded in empiricist principles, achieves this through his skepticism toward causality and his circumscription of the idea of the self. Both challenge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s of knowledge, yet they diverge in their theoretical destination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ruth. This study seeks to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for philosophical inquiry and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skepticism research.

Keywords

Zhuangzi, David Hume, Skepticism, Deconstruction, Certain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怀疑论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全球化与跨文化对话的背景下，东西方怀疑论思想的比较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庄子与休谟作为东西方怀疑论思想的代表人物，其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类知识中的不确定性，还为解构和批判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提供了深刻的洞见([1]: p. 2)。庄子以其独特的"齐物论"和语言游戏，切断了人类语言确定性的根基，展现了东方解构智慧的深邃；而休谟则通过经验主义原则和对因果关系的质疑，动摇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基础。尽管二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时期截然不同，但他们在解构"确定性"方面的努力却呈现出某种精神上的共鸣。因此，对庄子与休谟怀疑论路径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二者思想的理解，还能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论支持。

1.2. 问题陈述

本研究旨在探讨庄子与休谟在解构"确定性"时，其怀疑论路径的具体差异与共性，并分析这些异同背后的深层原因。具体而言，庄子通过"道"的概念与"齐物论"思想，揭示了名与实、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矛盾，从而动摇了人类语言的确定性；而休谟则基于经验主义原则，对因果关系与自我观念进行了严格限定，进而质疑了人类知识的可靠性([2]: p. 2)。尽管二者的理论出发点与归宿存在显著差异，但他们都试图挑战传统认知中对确定性的固有观念，推动哲学思考向更深层次发展。因此，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展开：首先，庄子与休谟在解构"确定性"时采取了哪些不同的路径？其次，这些路径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最后，二者的怀疑论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又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

1.3. 研究目标

通过对庄子与休谟怀疑论路径的比较研究，本文期望揭示二者思想的特点及其在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为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具体而言，本研究的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系统梳理庄子与休谟怀疑论的理论基础，阐明二者在解构"确定性"时的核心策略与逻辑框架；其次，通过对比分析，探讨二者怀疑论路径的异同及其背后的文化与社会根源。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怀疑论研究的内容，还能为当代哲学在应对确定性危机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2. 文献综述

2.1. 庄子怀疑论研究现状

庄子作为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怀疑论者，其思想以“道”为核心，展现出对语言、知识和确定性的深刻批判。国内外学者对庄子怀疑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内涵与表现形式上。金洁和王玉明指出，庄子通过《庄子》“内七篇”揭示了语言符号与实在之间的矛盾，并以自由游戏的姿态切断了语言确定性的根基[3]。这种解构方法不仅挑战了诸子百家传统认知模式，还为现代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此外，庄子怀疑论的表现形式多通过寓言故事展开，如惠施大葫芦的故事展现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及其对事物理解的固化思维。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方面，部分研究过于强调庄子的相对主义倾向，忽视了他对真理探索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关于庄子怀疑论的具体实践路径，尤其是“心斋”与“沉默”的方式，尚缺乏系统的分析([4]: p. 2)。

2.2. 休谟怀疑论研究现状

休谟的怀疑论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对因果关系的确定性及自我观念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学界对休谟怀疑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理论基础与广泛影响。王腾认为，休谟通过将一切观念还原为印象，从根本上动摇了理性主义认识论的结构体系，从而揭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5]: p. 2)。同时，休谟自称是温和的怀疑主义者，他并不完全否定知识，而是主张在经验的基础上谨慎地使用理性([6]: p. 2)。这种立场使得休谟的怀疑论既具有批判性又兼具实用性。尽管如此，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待拓展之处。例如，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怀疑虽然已被广泛讨论，但他对自我观念的限定及其对现代哲学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此外，休谟怀疑论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2.3. 庄子与休谟怀疑论比较研究现状

庄子与休谟的怀疑论因其深刻的批判性与独特的理论视角，成为跨文化哲学比较的重要课题。师瑞和李赵兴指出，二者在怀疑论路径上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显著差异([6]: p. 3)。例如，庄子和休谟都通过对语言的批判来解构确定性，但庄子的理论归宿是“以道观之”，而休谟则站在经验主义立场上寻找“智慧的压舱物”([7]: p. 3)。此外，屈海燕的研究表明，庄子力图建设“道”的主导地位，而休谟的解构则倾向于纯粹颠覆，这种对比也为理解庄子和休谟的区别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现有比较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部分研究过于强调二者形式上的相似性，忽视了其背后的文化与社会根源；另一方面，关于二者怀疑论路径的具体差异，尤其是其对真理态度的不同，尚需更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庄子与休谟怀疑论路径的异同，为怀疑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3. 庄子与休谟怀疑论的理论基础

3.1. 庄子怀疑论的理论基石

3.1.1. “道”的概念

庄子哲学中的“道”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其怀疑论的重要理论支撑。“道”在《庄子》中被描述为一种超越语言和逻辑的存在，它既非实体亦非虚无，而是一种不可名状、不可捉摸的宇宙本原([1]: p. 3)。金洁与王玉明指出，“道”作为解构确定性的根基，切断了语言与实在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从而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1]: p. 3)。在庄子看来，“道”具有无限性与流动性，它超越了具体事物的界限，也超越了人类对世界的二元对立理解。这种对“道”的阐释不仅为庄子的怀疑论提供了本体依据，还为其批判语言和理性的确定性奠定了基础。通过将“道”置于哲学思考的核心位置，庄子试图引导人

们摆脱对固定真理的执着，转而关注一种更为开放和动态的认知方式。

此外，“道”在庄子哲学中还具有消解权威与规范的功能。屈海燕认为，庄子通过对“道”的强调，挑战了传统儒家以“名”为核心的伦理秩序，揭示了“名”与“实”之间的矛盾([7]: p. 3)。在这种视角下，“道”不仅是一种本体论的存在，更是一种解构工具，用于打破人类对确定性的依赖。庄子通过“道”的概念，表达了对语言、知识以及一切固定化思维模式的怀疑，从而为他的怀疑论确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1.2. “齐物论”思想

“齐物论”是庄子怀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消除物我差异与是非分别，实现对确定性的解构。根据《齐物论》中的论述，“齐物”并非简单地追求万物平等，而是要以“道”的整体观来观照世界，从而超越人类主观意识所设定的界限([8]: p. 3)。憨山德清在其解读中强调，“齐物论”的目标是破除由自我中心产生的是非判断，使人与万物归于一体，最终达到“无我”的境界([8]: p. 3)。这种思想不仅体现了庄子对确定性的深刻怀疑，也为他的哲学体系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解决方案。

具体而言，“齐物论”通过对语言与概念的批判，揭示了人类认知的相对性与局限性。庄子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无法完全和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因而必然导致误解与偏见([1]: p. 3)。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寓言故事，如“庄周梦蝶”，以说明物我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而是可以被消解的([7]: p. 3)。通过这些寓言，庄子不仅质疑了语言的确定性，还进一步解构了人类对自我身份的固有认知。由此可见，“齐物论”不仅是庄子怀疑论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其解构确定性的关键路径之一。

3.2. 休谟怀疑论的理论基石

3.2.1. 经验主义原则

休谟的怀疑论建立在其经验主义原则之上，这一原则构成了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王腾指出，休谟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强调一切观念都必须来源于印象，并且可以通过印象找到其初始根据([5]: p. 4)。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对抽象概念的依赖，使得休谟能够以经验为基础，对知识的确定性提出质疑。休谟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受到经验的限制，任何超出经验范围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6]: p. 4)。因此，他的经验主义原则不仅为怀疑论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成为其批判理性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武器。

此外，休谟的经验主义原则还体现在他对因果关系的研究中。师瑞与李赵兴指出，休谟通过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对必然性的信念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理习惯，而非逻辑上的必然([6]: p. 4)。这种观点直接挑战了传统哲学中关于因果关系的确定性假设，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休谟怀疑论的地位。通过将经验主义原则应用于知识论领域，休谟成功地解构了基于理性推演的确定性体系，为现代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3.2.2. 观念的来源与关系

休谟关于观念来源与关系的理论是其怀疑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理论通过对印象与观念之间关系的探讨，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休谟认为，所有观念都来源于印象，而印象则是外部世界作用于感官的结果([5]: p. 4)。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观念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的，而是基于经验与观察的习惯性联想([6]: p. 4)。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传统哲学中关于普遍真理的存在，也使得休谟能够对知识的确定性提出根本性的质疑。

具体而言，休谟通过对自我观念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了其怀疑论的内涵。他认为，自我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由一系列不断变化的知觉印象所构成([5]: p. 4)。这种观点打破了传统哲学中关于自我确定性的假设，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认知能力。通过将观念的来源与关系置于经验主义的框架下，休谟成功地解构了基于理性推演的确定性体系，为怀疑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6]: p. 4)。

4. 庄子与休谟解构“确定性”的具体路径

4.1. 庄子解构“确定性”的路径

4.1.1. 对语言的批判

庄子通过对语言与实在之间矛盾的揭示，深刻批判了语言的确定性，从而切断了传统认知中确定性的根基。在《庄子》“内七篇”中，庄子以自由游戏的姿态展开对人类语言的解构，通过一系列寓言故事展现了名与实、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一致性([1]: p. 4)。例如，在《齐物论》中，庄子借“朝三暮四”的寓言揭示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欺骗性，表明名称并不能真实反映事物的本质。这种对语言确定性的否定不仅是对传统认知模式的挑战，更是一种对儒家名实论的消解。此外，庄子还通过“蝴蝶梦”等寓言进一步探讨了语言在描述存在状态时的局限性，强调语言无法理解到“道”的无限性与流动性([7]: p. 4)。这些论述表明，庄子将语言视为一种枷锁，其解构的目的旨在使人们从语言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重新审视世界的本质。

庄子的语言批判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通过具体的寓言故事和哲学对话得以体现。例如，《逍遥游》中大鹏与小鸟的对比不仅是对不同生命形态的描绘，更是对语言分类与界定能力的质疑。庄子通过这些故事表明，语言所构建的秩序往往是人为的、片面的，并不能真正反映事物的全貌([1]: p. 4)。同时，庄子还指出，语言的确定性依赖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模式本身正是造成认知局限性的根源。因此，他对语言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整个传统认知体系的解构，为后来的哲学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4.1.2. “心斋”与“沉默”的方式

庄子选择“心斋”与“沉默”作为超脱精神纷争、获取心灵自由的重要途径，这两种方式在其解构确定性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心斋”作为一种内在的修炼方法，强调通过内心的净化与专注达到对世俗认知的超越。颜翔林指出，“心斋”不仅是一种审美工具，更是一种摆脱语言与概念束缚的策略，它使主体能够在精神层面实现真正的自由([9]: p. 5)。在《庄子》中，“心斋”被描述为一种空灵而宁静的状态，通过这种状态，人们可以暂时悬置对外部世界的判断，从而进入一种超越语言与逻辑的直觉体验之中([10]: p. 5)。

与此同时，“沉默”作为另一种重要的思想姿态，被庄子赋予了深刻的哲学意义。沉默并非单纯的无言，而是一种对语言局限性的自觉回应。通过沉默，庄子试图引导人们超越语言的表象，直接进入对“道”的体悟之中。这种沉默不仅是对语言确定性的否定，更是一种探寻真理的独特方式([9]: p. 5)。正如《知北游》中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表明，庄子认为真正的美感与智慧并不依赖于语言的表达，而是需要通过内心的静谧与沉默来获得。因此，“心斋”与“沉默”共同构成了庄子解构确定性的重要路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超越理性思维的可能性。

4.2. 休谟解构“确定性”的路径

4.2.1. 对因果关系的怀疑

休谟对因果关系确定性的质疑是其解构传统认知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他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因果关系的可靠性缺乏坚实的基础，进而对基于因果关系的确定性提出了深刻的挑战([5]: p. 5)。休谟认为，人类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并非源于理性推理，而是基于习惯性的心理联想。他指出，我们之所以相信某一事件会导致另一事件的发生，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经验中多次观察到两者之间的伴随关系，而并非因为存在某种必然的逻辑联系([6]: p. 5)。这种观点打破了传统哲学中对因果关系的固有认知，揭示了

其背后的不确定性。

4.2.2. 对自我观念的限定

休谟将自我观念严格限定在经验与观察的印象基础之上，这一理论突破对传统认知中自我确定性的认知构成了重大挑战。休谟认为，自我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由一系列不断变化的知觉印象所构成。他强调，当我们试图反思自我时，所能感知到的只是一系列分散的感觉与情绪，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持久的“我”存在([5]: p. 5)。这种对自我观念的限定不仅挑战了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也揭示了人类对自我认知的局限性。

休谟进一步指出，自我观念的不确定性源于我们对抽象概念的理解方式。他认为，所有的观念最终都可以还原为印象，而自我观念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实际上是基于对过去经验的记忆与当前状态的感知组合。

在休谟看来，“自我”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印象与观念构成的心理流变过程。他质疑传统形而上学中将自我视为单一、恒常主体的观点，指出这种观念缺乏经验基础。休谟写道：“当我最亲密地内省(introspect)我自己时，我总是碰到某种特定的印象——热或冷、光或影、爱或恨、痛苦或快乐——而从未发现一个没有内容的‘自我’。”([10]: p. 5)这种经验主义立场使他得出结论：所谓“自我”只是心灵中印象的集合，而非独立存在的实体。

此外，休谟指出，自我观念的不确定性还源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心灵的本质，只能通过反思来推断其结构。这种反思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偏见与经验限制的影响，导致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始终处于模糊与不确定的状态。休谟强调，哲学的任务不是去揭示某种神秘的“自我本质”，而是去分析我们如何形成关于自我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与判断[11]。

在这一框架下，休谟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显得尤为尖锐。他反对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命题，认为“我思”并不必然推出“我在”，因为“思”本身已是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总和，而非一个独立主体的存在证明。休谟的怀疑论不仅挑战了传统哲学对自我的理解，也为后来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12]。

4.2.3. 休谟的自我观念理论对后世哲学的影响

休谟的自我观念理论在哲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其思想不仅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自我观，更推动了多个哲学领域的变革。具体而言，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推动经验主义心理学的科学化发展：休谟将自我视为印象与观念的集合，这一观点为经验主义心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础。19 世纪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密尔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继承其思想，提出“联想主义心理学”，主张心理活动通过经验联想形成规律，并尝试用科学方法解释意识与行为的机制。这一路径直接影响了现代心理学的诞生，使心理学从哲学思辨转向实证研究。例如，当代认知科学中的“联结主义模型”仍可追溯至休谟对心理活动的动态理解[13]。

(二) 刺激康德重构先验哲学体系：休谟的怀疑论对康德产生关键性冲击。康德承认，休谟“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迫使其重新审视知识的可能性与界限[14]为回应休谟对自我同一性的解构，康德提出“先验统觉”概念，将“我思”确立为经验综合的先验条件，试图在承认经验局限性的同时，为知识确立普遍必然性基础。尽管康德与休谟路径迥异，但休谟的挑战无疑促使康德在批判哲学中重新定位“自我”的认知功能，推动德国古典哲学的转向。

(三) 重塑现代心灵哲学的核心议题：休谟的自我观持续引发当代哲学与科学的争论。哲学家如丹尼尔·丹尼特与帕特里夏·丘奇兰德将休谟的经验主义与神经科学结合，探讨意识与自我的物质基础。丹

尼特的“多重草稿模型”认为，意识是大脑并行处理信息的结果，而非单一“自我”的产物，对应休谟的“心灵剧场”隐喻。此外，人工智能领域对“自我意识”的模拟研究，亦常借鉴休谟对意识流变性的分析，推动哲学与认知科学的跨学科对话[15]。

5. 庄子与休谟怀疑论路径的异同比较

庄子与休谟虽分属东西方哲学传统，但二者均以怀疑论挑战传统认识论，其思想在解构“自我”的方式与旨归上展现出深刻差异与微妙共鸣。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道”为根基，通过“心斋”“坐忘”等工夫破除对“我”的执着，主张“吾丧我”以实现与道合一，其怀疑论指向对精神解脱的实践追求，试图在消解个体自我的边界中达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境界；而休谟作为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则从认识论角度对“自我”展开彻底解构，通过经验分析证明“自我”仅为印象流变，否定其作为实体的存在，其怀疑论旨在揭示人类认知的局限性，防止独断论，将哲学拉回经验可证的范围。

二者虽有不同——前者以直觉体悟突破形而上学的桎梏，后者以经验分析瓦解实体自我的幻象——却共同撼动了传统哲学对“自我”的固化理解，在东西方思想史上分别开辟了超越性精神追求与科学化认知反思的路径，为后世哲学提供了反思“自我”本质的双重镜鉴，并在当代跨文化哲学对话中展现出互补与交融的可能。

5.1. 解构路径的相似性

消解实体性自我：庄子通过“心斋”“坐忘”等工夫破除对“我”的执着，主张“吾丧我”以实现与道合一；休谟则通过经验分析证明“自我”仅为印象流变，否定其作为实体的存在。二者皆反对将自我视为固定不变的形而上学实体，强调其动态性与建构性[16]。

回归经验本真：庄子以“天地与我并生”强调直觉体悟的重要性，认为真知源于对自然经验的直接感知；休谟则坚持一切观念源于印象，将知识置于在经验基础之上。二者均将经验视为认知的起点，反对脱离经验的抽象思辨。

5.2. 哲学旨归的根本差异

实践超越 vs.理论批判：庄子的怀疑论服务于精神解脱，通过消解自我执念以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休谟的怀疑论则旨在揭示人类认知的局限性，防止独断论，其目标在于理论澄清而非生活指导。

道本论 vs.经验论：庄子的哲学以“道”为终极本源，自我消解是为了回归宇宙本体；休谟则坚守经验主义立场，否认任何超越经验的实体存在，其怀疑论止步于经验边界。

5.3. 跨文化哲学意义

东方智慧与西方科学：庄子的自我观为东方哲学提供了超越个体局限的精神路径，其思想以“道”为终极归依，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在庄子看来，个体之“我”不过是宇宙洪流中的短暂存在，唯有通过“心斋”涤除成见、“坐忘”消解执念，方能破除自我中心的藩篱，达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智慧并非否定个体存在，而是将“小我”融入“大化流行”之中，在超越中实现精神的自由与解脱。相较之下，休谟则开创了西方经验主义传统，将哲学引向科学化的实证分析道路。他将自我观念还原为经验碎片，否定任何超越感知的实体存在，从而瓦解了传统认识论对“自我”的虚构。休谟的路径强调以观察与经验为认知基石，推动哲学从抽象思辨转向对心理机制与知识边界的科学探究。二者分别代表了东西方对“自我”认知的不同范式：东方以直觉体悟与精神超越为路径，

追求与宇宙本源的融合；西方以经验分析与逻辑实证为手段，探索人类认知的理性边界，形成东西方哲学在“自我”问题上的独特方法论与价值取向。

5.4. 互补与对话空间

庄子的直觉体悟与休谟的经验分析在方法论上形成深刻互补。庄子的哲学长于对非理性维度的洞察，其“丧我”之论揭示了自我执念的虚妄，强调通过直觉与体证突破逻辑的局限，触及存在本真的层面。然而，这种体悟若缺乏认知论的支撑，容易陷入神秘主义的迷雾。而休谟的经验主义为庄子的实践提供了理性根基：通过解析感知与记忆如何构成自我观念，休谟揭示了“我”作为心理流变的本质，这为庄子“破除执念”的工夫提供了认知论层面的印证——自我确非固定实体，而是经验联结的产物。反之，休谟的经验分析虽严谨，却因排斥超越经验的维度而面临解释意识整体性与生命意义的困境，而庄子的“天人合一”观念则提供了一种超越个体、贯通宇宙的价值框架，弥补了经验主义在精神关照维度上的不足。二者的比较不仅展现东西方智慧的差异，更为跨文化哲学对话开辟了重要维度：在当代科学探索心灵奥秘与东方哲学重焕生机的交汇点上，庄子的直觉洞见与休谟的分析方法可相互启迪——前者启发我们以更开放的视角理解意识的非理性面向，后者则引导我们以科学手段验证直觉体验的合理性。这种互补既避免了东方玄思的神秘主义，也超越了西方分析的机械还原，为重构更具整全性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 金洁, 王玉明. 名实难副——从《庄子》“内七篇”看庄子的语言游戏及解构策略[J]. 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23-28.

[2] 高迪·莫厄尔, 梁燕华. 怀疑的想象: 庄子与休谟[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3(4): 32-34.

[3] 谢扬举. 庄子基本思想平议[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6(2): 92-99.

[4] 王腾. 从“深奥哲学”到“简易哲学”': 休谟对理性形而上学的解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3(6): 5-14, 193.

[5] 师瑞, 李赵兴. 休谟和庄子不可知论比较[J]. 榆林学院学报, 2011, 21(1): 32-34, 41.

[6] 屈海燕. 《庄子》与德里达解构思想比较[J]. 学术交流, 2019(4): 178-187.

[7] 陆昊缘.《齐物论》中“自我”的消解与重塑[J]. 炎黄地理, 2021(10): 5-10.

[8] 颜翔林. “心斋”与“沉默”: 庄子怀疑论美学的思想姿态[J]. 中国文学研究, 2016(4): 68-72.

[9] 章辉. 解读“流浪的蝙蝠”——《庄子怀疑论美学》评介[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2(2): 122-123.

[10] Hume, D. (1739)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ook I, Part IV, Section VI. Clarendon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eo/instance.00046221

[11] 休谟. 人性论[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267-270.

[12] 王路. 休谟的怀疑论及其哲学意义[J]. 哲学研究, 2005(4): 45-52.

[13] Churchland, P.S. (1986) Neurophilosophy: Toward a Unified Science of the Mind-Brain. MIT Press.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4952.001.0001

[14] Kant, I. (1781)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 XIX. Macmillan.

[15] 霍克海默. 工具理性批判[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45-50.

[16] 庄子. 齐物论[M]//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63-67.